

蘇聯工人的生活

波特伏依斯基著

顧

源譯



中外出版社

33

P

波特伏依斯基著
顧源譯

蘇聯工人的生活

中興出版社

引 言

我覺得很難回答下面這個普通的問題，便是：我的職業是什麼？因為我以冶金工程師的資格，做了十年的工，而以炮兵軍官的身份，打了五年的仗。

我們蘇聯人民在談論起自己的童年來時，總不免提起充當少年先鋒隊的時候；我們的青年時代便和青年團聯繫在一起，而壯年的生活，則與共產黨不可分離了。

我對於過去的認識，大部份是從老年人的講述中得來的——那些年老的人，便是歷史的活的見證。對於現代的外國的生活，則是靠了自己親身的觀察；和友朋們的見聞。所有蘇維埃時代的重要事情，我都親眼看見了。下面的記錄，便是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若干事實的比較結果。這是我對於這些事實思索的結果，這些事實，如果你試圖用歷史的眼光去看它，是極其有意義的。

目次

引言.....	一
第一章 工廠的大改革.....	一
第二章 每個人都在工廠中學習.....	二二
第三章 工餘的生活.....	三五
第四章 我們的訓練.....	四五
第五章 我們有驕傲的權利.....	五九
譯者附註.....	七〇

第一章 工廠的大改革

在我們的國家裏面，每一件事情都改變得很快。一九三九年趕印出來的地圖，到一九四一年就已過時了。可是，在戰爭的時期，我們發覺，在外國，祇有在外國，古老的地圖還是十分地正確。

誰也認不出來，我所工作的工廠區，便是舊日莫斯科的冷僻角落。那所現代化的「鐵鏈與鐮刀」鋼鐵廠，已經完全不是它前身的古庸鐵廠的面貌了。

我們的工廠已經與前大不相同。電磁起重機，載運機，輾鋼機和自動機器等，代替了以前的起貨鐵桿和鐵錘，這兩件東西是以前古庸鐵廠時代的主要工具。

老工人告訴你說：「最近二十年以來，工廠改變得使你再也不認得它了；可是在古庸鐵廠的時代，在三十五年當中差不多沒有絲毫的變更」。整個廠

中，祇有一個烟囱尙不會掉換，然而它的位置却移動了三十公尺。

在我看來，其中有若干廠房，即使在現在，還不適宜在夏天去工作。可是老工人伯列金跑到那兒去時，却說：

「看見這地方變得那樣的漂亮，真是叫我心裏高興！」

伯列金是鍊鋼部的工人領班，他記得很清楚，那時候在資本家的管理下面，他所做的苦工是什麼樣子的。

那時候，往爐中裝礦沙是不用起重機的。工人們用鐵鏟把礦沙裝在卡車裏面，再由卡車運至鑄鐵台上。四十噸容積的平爐，却是用鐵鏟一鏟一鏟地裝滿的。裝一次便得化去四個半小時。在鍊鋼的時候，工人們還得每隔十分或十五分鐘，爬到燒紅的爐頂上去，開放那噴霧器。在軋鋼的廠房內，重達四百公斤的鑄塊，是用鐵鉗從熱爐中拉出來，再用手推的絞車，送到工場中去的。爐子緊靠着工場。軋鋼的工人當不住那股熱氣，只得用冷水澆在自己身上，再繼續做工。

到了一九二〇年，工廠完全停工了。一簇一簇的野草在空場內長出來，附近的山羊却在其中悠悠自在。

五年以後，我第一次去參觀鐵鏈與鐮刀工廠。那是我們學校當局領我們去的。那時工廠內外的一切東西，都與古庸鐵廠一樣，正如當時工人們口中流行的這句話：「工廠裏面是地獄，工廠週圍是臭氣」。

古老的機器與方法，使工作變成了苦役。那時鄉下人時常跑來，到各處工場參觀，富農們不時在村中散佈謠言，說在蘇維埃政權之下，工人們被當做寵兒一般，而農人則被當做前妻的子女一樣。他們說，城市裏面盡是游手好閒的人，不做事也有飯吃。富農們又暗示地告訴他們同村的人說：「吃人家現成的東西多方便；這比我們農人要舒服多了。」

那些鄉人們在鍊鋼爐旁耽了一會，身上像經過土耳其浴那樣冒着蒸氣，便走到外面去，擦掉了汗水，疑惑的問道：

「你們怎麼能够在這樣的蒸爐裏面幹活呢？我連一小時也耽不了啊」。

可是澈底的改革已經來了……

在一九二九年舉行的少年先鋒隊大會上，我們這一代的人們，熱烈地諦聽着偉大建設計劃的故事，——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——正好像讀着一本神話的書一樣。在十年至十五年中，我們要超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，否則，我們的祖國便將不能有效地抵禦包圍它的敵對國家。沙皇政府所遺留給我們的這個落後國家，將改變成爲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，改變的基礎在於工業化，而主要的便是發展金屬工業。

第二次大戰勝利的那天，當蘇聯鋼鐵製造的武器，在布拉格街道上轟轟地經過時，我就想起了上述的一段事情。

站在我身旁的軍官墨科洛夫，曾經和我在工廠裏一起工作過，便對我說：「你現在可以看到斯大林所做的工作了。如果他當時沒有排斥托洛斯基派和布加林派反對工業的謬論，那末我們今天還能夠到這兒來嗎？」

我不想在這裏把我工廠中所看見的成就，全都舉出來。軋鋼工場是很好的

機械化了。最近幾年來，平爐的工場，都有了自動控制的設備，而廠中的光譜分析試驗室，與世界上同類的最好的試驗室相，也毫無遜色。有五個部份是完全新添的，而以前各部份中間的設備，差不多全部革新了。

我們工廠在一九四八年就已經達到計劃中一九五〇年的水準，而且遠遠地超過了戰前的生產率。到一九四九年十月的時候——四年不到——它完成了整個五年計劃的生產量。

早在一九二六年，還是古庸工廠的時候，廠中祇能製造通用鋼，鐵皮屋頂，螺栓和釘子。那時候，所有的鋼絲，各式的鋼帶，高級的通用鋼，金屬片，合金鋼和定徑鋼等，都是從外國進口的。即使普通工場中用的鋼珠，也得向外國定購。

以前的古庸工廠，變成了我們新國家中生產高級鋼的先驅者。一九二六年，莫斯科電車軌道的上轍叉，是用高等的哈脫弗鋼製成的。這是本國出產的第一種合金鋼。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，鐵鎚與鐮刀工廠的生產量，已

經達到古庸工廠時代生產量的九倍，所生產的鋼，百分之九十九是精美的高級和超級鋼。

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之間，我們廠中有不少工程師，都被派到外國去考察。他們中間有些人曾經參加青年團的第八屆會議。在會場上，他們曾聽到斯大林同志說：『要能够建設，你們必須有知識，而要有知識，你們必須學習……向每個人學習，向你們的敵人和朋友學習，尤其要向你們的敵人學習。咬緊你們的牙齒去學習吧，不要怕敵人的恥笑……』。

我有一個朋友，叫做扶拉第米鄧各夫，他在戰時充當工兵隊的軍官，而在和平時期，則擔任鑄造工程師。他告訴我，他曾經偶然聽到二位美國奇異電氣公司的工程師的談話，那時候，美國因為經濟恐慌，所以那家工廠每星期祇工作二天——外來的定貨太少了。可是裝配部却仍舊工作很忙，因為蘇聯向他們定購了一部巨型的透平發電機。

其中一個人說道：『為什麼替他們造這種機器呢？俄國人一學會自己製造

這種機器，我們就完蛋了，因為他們不會再來向我們購買了」。

那個人却安慰他說：「我看他們得花五十年才能趕上我們。那時候，吉米，我們的墳墓上面已經長滿野花了，所以你何必擔憂呢？」

他們談這些話時，正好我們在開始重建我們的工廠。那一年我由青年團的介紹，進入了冶金工業專門學校。

斯大林同志教訓我們，說布爾什維克黨人必須要掌握技術。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「一般的」專家，而是在某一生產部門的專家，例如我們廠中生產鋼鐵的專家。

我們並不會花五十年，我們祇花了十年，就學會了製造各種鋼鐵製品的技術。一九三六年時，我國進口貨品的項目內，高級鋼已經完全絕跡。單是我們的工廠，就已經製造出六十種的合金鋼了。新品中包括最細緻的特種合金鋼的細絲，薄如香烟紙的鋼帶，各種複雜形式的高級定徑鋼，磁鋼，形式複雜的合金鋼製品和航空用的鋼繩。

例如說不銹鋼吧。一九三二年第一次出產蘇聯的不銹鋼也是我們的工廠。嗣後，我們的出品雖然不斷地增加，可是總感覺供不應求。莫斯科的馬雅可夫斯基廣場的地下車站，是用我們廠中的不銹鋼建造的；而巴黎和紐約的世界博覽會中蘇聯展覽亭內的主要彫刻，也是用我們的不銹鋼製造的。契加洛夫與格洛莫夫，也是乘坐用我們廠中鋼鐵所製造的飛機，飛越北極的，鎔鐵工人基列契谷夫是我們工廠的詩人，他驕傲地寫了下面幾行詩：

我們的鋼鐵遍天下，

紐約和巴黎，在他們的博覽會裏；

即使北極也看見我們的出品——

從蘇維埃土地上來的著名鋼鐵。

我們在學習製造新的出品時，並不單純地去模倣外國的東西，却利用了我们自己的創造才能。

從其他工廠來到我們廠中參觀的一羣工程師，看到了我們的試驗室，就說：

「以前我們都到外洋去購買我們所需要的鋼鐵。可是政府通知我們，說從今年起，所有進口的鋼都取消了」。

我們派到美國去的那些年輕工程師，沒有能學到什麼東西。因為外國的廠家，不願意公開它們的「職業上的秘密」。我們實際上不得不在困難之中開始我們的工作。經過了不少辛苦的研究，我們終於在一九三二年開始製造高級的鋼針和其他的鋼絲。在一九三四年時，單是鐵鎚與鐮刀工廠所出產的高級鋼，就替國家節省了二億三千萬的盧布。

有一次軍隊裏的醫生來參觀我們的實驗室。他們要我們製造一種在心房上施行手術時用的鋼針。

他們說：「這種針祇有歐洲一家工廠能够製造，我們完全依賴着這家工廠。我們需要有自己的製造的鋼針，而且品質不能比它低。」

許多年以後，當我在前線作戰之時，我就碰到了下面的事情。一位叫做伐四里比洛夫的軍官，給地雷的碎片穿進了胸膛，這人原先是我們工廠中的一個

工人領班。他臉色因流血過多而變得蒼白，軟弱地像個孩子一樣躺在病床上。

他輕輕地告訴我：「他們在我的心房上動了手術。你知道，少校同志，他們用一種鋼針把我的心房縫起來了，而這種鋼針，就是我們自己工廠用我們自己的鋼做成的。我們當初製造這種鋼針的時候，的確困難很多，可是後來我們學會了製造的方法，而且這些針並不比外國的差，反而更加好些呢。」

真的，我們的成就不是輕易得來的。往往，在作一項研究工作的時候，我們要反覆地作成千次的實驗，從成千噸的鋼鐵中，我們才能找到一公斤的合乎我們需要的金屬。並且，我們還得爭取時間，因為蘇維埃的土地是處於戰爭威脅之下的。

困難是層出不窮的，因為我們必須用進步的技術，去配合老式的機械設備，或者要把原有的機器，加以改裝，而同時不致停頓工作太久。在戰爭時期，我們把一套製綫釘的機器改裝成一具軋鋼機，但所費時間，却還不滿兩星期。我們廠中的工作人員心中都有一個願望，便是幫助我們本國的工業，達到

完全自立的地步，不再依賴外國。工人和領班們提出了無數勇敢的合理化建議。廠中出版的報紙上面，登滿了討論技術的文章。若干蘇聯最著名的科學家，曾經來到我們各工場中去，作長期的研究工作。

向我們定貨的顧客們，往往要求我們的出品，符合外國所通用的製造方式。有人向我們定製每月一百套特種的鋼鑄品，並且要我們按照「規定的」加熱三百二十小時的方法，去處理每一套出品。可是，根據我們的計算，如果用這樣的加熱方法，一個月的出產量，至多也不能超過十六套。

『那末你們多造些爐子好了。我們來供給經費。這些鋼鑄品是非常之重要的，你們即使用香檳酒來淬鍛它，我們也不在乎。』

這位顧客，對於外國的製造方法，未免信得太深了。可是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辦法。我們把加熱的時間，縮短至五十四小時，於是我們工廠利用原有的設備，開始每月生產一百零四套定貨了。

當我們在前綫，看見我們所有的武器，都是自己製造，而且比敵人所有者

更加精良時，我們是多麼地驕傲。我們武器的如此厲害，一部份是靠了鐵鎚與鐮刀工廠的高級鋼鐵。當我們突破了德軍防綫，追擊敵人軍隊，把德國的裝甲師團壓縮在包圍圈中時，我們的士兵時常開玩笑地說「德國武器，碰在我們的鎗砲上時，他們武器上的螺旋釘便軋軋作聲了。」

在後方的同志們，繼續研究着新的生產方法。那時，巨大的柴波洛斯打合金工廠給德國人毀壞了。冶鍊鋼球承的原料沒有了。在戰前，鋼球承祇能用電熱爐鍊製，可是在鐵鎚與鐮刀工廠裏面，我們却利用普通的平爐，去製造鋼球，這是我們國家技術上的新成就，當銑鐵的來源發生困難時，我們的工程師和工人領班們便設法用零碎的鐵片去鍊鋼。

平爐的鍊鋼方法，一向是大家所公認的標準方法，即使在我們廠中也是如此。我們這一行的老工人，早就認為這是規定了的辦法。銑鐵的三個步驟——在爐中裝滿鐵沙加火鎔化，與使液體狀態的鐵沸滾，以便產生某一種化學成份的鋼，這三個步驟，都已經編成格言：

加得快，就銘得慢。

燒的太熱，爐頂着火。

沸滾的時間久，鑄成的東西好。

燒一爐鋼的時間，普通都是十四至十六小時。一具鍊鋼爐每小時平均出產三噸的鋼。可是我們的斯達哈諾夫運動者，都發明了加速鍊鋼的方法。他們在科學上的新發現，便是增加爐子的溫度，更快地添加鐵沙和縮短熬鋼的時間。

斯達哈諾夫運動（一九三五年）開始以後才一年，鍊鋼工人已經把燒火的時間，減少至八至九個小時，而普遍的平爐鍊鋼的生產量，便增加至每小時六噸了。同時所出產的並不是普通的鐵，而是高級的特殊鋼。

斯達哈諾夫運動者，打破了舊有的生產技術標準，而把勞動生產發展到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的地步。整個的蘇維埃土地，都十分重視斯達哈諾夫運動者在科學上的功績，而教科書也得重新修改，藉以符合這些先進生產者的成就。

我們廠中的鍊鋼工人，與所有的斯達哈諾夫運動者一樣，能够從某一人的